

大禹所铸九鼎下落何处

大禹铸九鼎是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传说,相传大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夏、商、周三代均以九鼎作为镇国之宝及传国重器。但秦以后,史籍中再也不见有关九鼎的记载,那么,九鼎是否真的存在?其最终下落何处?

夏商周三代,九鼎代代相传,直到春秋时期还发生了楚王问鼎的事情,这在史籍中记载是非常明确的,其间也并未见九鼎丢失的记述。显然,直到春秋时期,九鼎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公元前256年,秦军攻入洛阳,延续了约800年的周王朝灭亡。秦将周王室九鼎从洛阳运往咸阳的途中,“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秦中”。

泗水是我国东部地区唯一一条南北流向的大河,北起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至河口(今江苏淮安西)入淮河,蜿蜒数百里,沿途经过曲阜、沛县、彭城、下邳等地,是古代南北水上交通的主要通道。九鼎之一落入泗水的具体地点,据史籍记载为“泗水徐州下”,一般认为就是现在徐州市北大运河畔的秦梁洪。

九鼎不全,自然是一件憾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然九鼎得而不完全,一直成为秦始皇的一大心病。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东巡,在祭祀泰山完成祭天大典后,专程来到彭城的泗水之滨,组织人力打捞周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这个“泗水捞鼎”的神奇故事在民间传说中更为生动具体。北魏郦道



传奇故事

耿建军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元《水经注·泗水》依“孟浪”之说这样记载:“九鼎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和三代,大喜,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所谓‘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龙齿啮断其系。故语曰:‘称乐太早,鼎绝系’。”这个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还成为民间制作画像石、画像砖的重要题材。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已发现“泗水捞鼎”画像数十幅,其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是

画面上一条河,河里有鱼有船,河上有一座拱形桥,有的桥上正有车马行人通过。桥的左右两侧各站一排人正在用力拉绳,两根绳子搭在两根柱子上,中间站着一个人负责绳子的方向。两根绳子分别栓在铜鼎的两个耳朵上,铜鼎刚刚被拉出水面。突然,从水里跃出一条蛟龙,猛的将绳子咬断,铜鼎又落入水里。自此以后,史籍中再也不见有关九鼎的记载,九鼎的下落遂成为千古之谜。

史籍中有关九鼎最后下落的记载就是“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秦中”,而“其一飞入泗水”及“泗水捞鼎”给人的感觉都是十分的荒诞。首先,铜鼎是不可能“飞”到泗水中的,只可能“掉”入泗水中,而从洛阳与咸阳的相互位置看,秦运送九鼎可直接由黄河入渭水,根本不需要经过泗水。而且无论是“飞”还是“掉”到水中,经过长期的冲刷及泥沙淤积,水中的鼎都是不可能捞到的。但当时神仙思想已经十分流行,有的方士故意说在泗水中见到了铜鼎,以骗取秦始皇对他们的信任。综合史籍中有关九鼎的记载,确有一鼎失踪,但这个铜鼎到底是怎样失踪的呢?一个可能就是在通过水路运送铜鼎的过程中,由于鼎太大太重,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将传国的九鼎弄丢失,真是闯了大祸。为了欺骗秦王,就故意编造出一个铜鼎飞到泗水中的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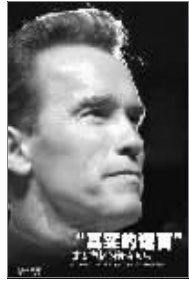
剩下的八个被秦军运到咸阳的铜鼎又到哪里去了呢?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作为陪葬品埋入了骊山陵中。到底是不是这样,只有等到秦始皇陵发掘的那一天,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候选人辩论会

对于阿诺和其他的候选人来说,辩论会至关重要。在这个场合,他的对手们将他推到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直播的亿万观众面前。如果阿诺给人的印象就像个满嘴口号、缺乏深度的名人,那么摇摆不定的民主党人士可能会重回自己的队伍,投票给戴维斯或者推选副州长巴斯斯塔曼特。而保守的共和党人士则会投票给跟他们立场一致的州参议员麦克林托克。

阿诺花了很长时间听专家讲座,那些专家给他上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讨课,收效显著。在辩论会的90分钟里,阿诺充分展示出自己加利福尼亚重要议题的熟练与精通。从阿诺的视角来看,对他最具威胁的是候选人麦克林托克。麦克林托克本可以猛烈地抨击阿诺,说他是个自由主义的媚人精,根本不值得为高尚的民主党人投票,然而他并未如此。他丝毫不把阿诺放在眼里,摆出一副睿智可靠并对加利福尼亚要解决的问题了如指掌的姿态。“我去那里并不是为了批评阿诺。”麦克林托克说道:“我相信,我可以为公共事业政策辩论做出贡献,这种辩论一直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

参加辩论的还有唯一的独立候选人,唯一的女性阿里安娜·赫芬顿。阿诺第一次遭遇赫芬顿是在“今夜秀”中宣布参选后的一个周六,那天是提交竞选材料的最后一天,他和玛丽亚来到位于诺沃克的洛杉矶县候选人登记办公室。那位布伦特伍德区的自由主义者在候选人登记办公室



人物传记

利默著

译林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通过这位可能会改变美国政治面貌的奥地利移民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性格上的多面性,直接展现了一个现代版的靠艰苦奋斗而功成名就的故事。本书精心采访了几乎所有与阿诺·施瓦辛格关系最密切的人士,包括他的良师益友、健美运动中的竞争对手、他终身的挚友、第一任正式女友、他的情人们、他的长期公关秘书、经纪人、制片人、导演以及政界的朋友和对手。

附近的宾馆租了一个房间,准备好随时挤进有关阿诺的新闻报道。阿诺即将到达那里时,她的一位助手提醒了她,她便迅速赶到办公大楼,飞奔上楼,站在了阿诺身边,这样她的形象就可以出现在当晚的电视节目和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了。阿诺踏入星途的过程中,也曾使用过此类手段,但现在对这种竭力利用他的名望的事情,他很是恼怒。

赫芬顿曾是一位保守的共和党人士,嫁给了一位共和

党国会议员。她从政治的右派摇身一变成了左派,然而说话的口气却像原来一样斩钉截铁。离婚使她成了一个亿万富婆,时年53岁的她坚决反对偷税漏税,自己却在过去的两年中只交过771美元的联邦税,州税一分也没交过。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公司企业偷税漏税的行为。”赫芬顿说道,然后不动声色地话锋一转,开始攻击阿诺:“另一件事,阿诺……”

“阿诺?我喜欢前一个话题,”他打断了她的话,对于她高人一等的姿态表现出明显的愤怒,“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个人所得税存在着最大的漏洞,那洞大得甚至可以开过我的悍马车”。

“阿诺,你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几分钟后,赫芬顿气急败坏地骂道:“让我把话说完!让我把话说完!你知道,这就是你对待女人的典型方式。”

赫芬顿的这番话被报以一阵喘气声、嘘声和稀落的掌声。阿诺的脸上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那是对施瓦辛格先生直接的人身攻击,那么你会做出回应吗?”会议主席插话说。

“我要说的是,我刚刚想到,在《终结者4》中有一个角色很适合你。”阿诺说道。这个反击十分精彩,如此机智而又迅速,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他根本没有回应。

阿诺的某些顾问希望他能挫败他的对手,因此对他的表现略感失望。大多数人,像记者和选民们,此前都低估了他的能力,这反倒使他成了赢家。这证明他是一个有合法权利参加州长竞选的候选人。

勒索电话

一个陌生人将电话打到了吴大德的办公室,那个人用粗糙而沙哑的声音问吴大德收到一封有光盘的信没有。吴大德问他是谁,那人说先看盘吧,半小时后再联系。吴大德从一大堆信里找到了那封硬硬的信,封皮上的字是打印的。拆开一看,里头果然有一张光盘。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条冰凉的蛇爬上了他的后背,他开启了电脑,将光盘打开。

画面一显现,他的头皮就开始发麻。他看见了一个赤裸的背向他的男人,男人下面还有个女人。男人惨白的背在上下蠕动。吴大德顿时感到自己停止了呼吸,他窒息了……他突然意识到,此时此刻他可能暴露在某个隐蔽的电子眼下,或许那个沙喉咙正盯着他!他惊慌地跳了起来,根据光盘所摄像面的角度,去寻找那隐秘的眼睛。那些难堪的画面显然是从休息间居高临下拍下来的。他几步就蹿到了休息间,墙上墙下搜索了一遍。他没有注意到那幅画,更没怀疑画框右下角那个钉子眼,他不晓得摄像头会小到那种程度。

电话铃声惊心动魄地爆响了,果然是那个粗糙的沙喉咙:“吴书记,光盘看过了吧?”吴大德呼吸急促地说:“你要干什么?”沙喉咙干笑道:“嘿嘿,首先我想让你害怕,其次呢,你也该想得到的。告诉你吧,寄给你的是复制件,母盘在我手里呢!我一介平民,只想找点钱花,并不想让你身败名裂。”吴大德立即说:“你开价,把母盘给我,要多少钱?”沙喉咙说:“你准备二十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官场小说

少鸿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女科长袁真和吴晓露是表姐妹,她们的感情很好,但她们的处世观却格格不入。袁真正直清高、精神上有追求,而吴晓露为了往上爬,不惜利用肉体作为晋升的天梯。由于“我”——一个保卫科科长,对前任女友吴晓露的好奇心理,用了违法的手段在市委书记吴大德办公室的套间休息室里安装了微型探头,因此,得以窥视到不可告人的丑行与交易……

把你手机号告诉我,时间地点我另行通知。”吴大德心里抽搐发疼,却也只好说:“成交,希望你讲诚信。”

挂了电话,吴大德呆坐着,身上阵阵发寒,裤裆里湿漉漉的,他也浑然不觉。他查了一下来电显示,但那个号码毫无意义,沙喉咙肯定是用街头的公用电话打的,再说他也不可能报案追查。他的脑子乱成了一团浆糊,理不出一点头绪。闷头闷脑地抽了一阵烟之后,才想起给吴晓露打电话。他压低了嗓

门,紧张地说:“你快到我办公室,出事了!”

吴晓露来到时吴大德总算镇定了一些。他气急败坏地告诉她,有人将他们睡觉的情景录了像刻了光盘,勒索二十万元。吴晓露似乎有点不相信,要看光盘,吴大德无奈,只好让她看了。吴晓露也惊呆了,半晌才问:“你打算如何应付这件事?”

吴大德说只好先满足勒索者的要求,否则他什么都干不出来。可他一个人凑二十万有点困难,她也是当事人,所以想请她也分担一下,一人凑十万吧。

吴晓露惊愕不已,她无法理解吴大德竟有这种想法。她气愤说:“亏你说得出口!吴书记,我上门为你服务不说,你自己惹下的事,还要我也出十万块钱?我都不明确压在你下面的是不是我呢!”

吴大德生气了:“吴处长你怎么样?现在大难当头,我们当同舟共济!我想这个打电话来的沙喉咙,估计是社会上的人。事到如今,只好由你请差刚处理一下了。”

吴晓露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一报案什么都完了!”吴大德说:“谁要去报案?你要去刚私下里去找黑社会帮忙嘛,我晓得他们有线人的。不管花多大的代价,都得控制局面,将那张母盘弄回来!反正画面模糊,认不出你来,你将错就错,把光盘上的女人说成廖美娟就是。当然,你要请他做好保密工作。”吴晓露沉吟良久,才说:“好吧,我会见机行事,帮你解除这个困境。不过我有个要求:从现在开始你要放弃中立立场,帮我成为妇联主席候选人。”

就这样离去

老爸虽然度过了这次危险,却也印证了那句病来如山倒的老话,我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精神矍铄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瘦弱苍白随时可能倒下的老人。从ICU病房出来以后,他又住进了单人病房。老爸的性格变得更加沉默,他经常一个人愣神,似乎在回忆什么,又似乎在憧憬什么。他腹部经常疼得冒汗,食欲更是每况愈下。

方立民也走了,他走那天我们只通了一个电话,我祝他一路顺风,他祝我老爸早日康复。说实话,我心里特别复杂,只为没法去机场为他送行。虽然自己无法去,却特别介意其他人去,因此,别有用心地问了一句谁会去送他。方立民顿了一下,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反问我,你想来送吗?

我自取其辱,不敢再往下问了。世界上只有三件事人人都要经历,它们来时不由人控制,走时同样不受支配。它们就是生、爱、死。

小姨也风尘仆仆地赶到了G城,下飞机后,东西都没放就立刻赶到医院,到达的时候已经下午六点了。老妈先迎了上去,直接把小姨拉到了门外。老爸正在小憩,他一直处于半醒半睡的迷糊状态。这时候突然睁开眼睛问,谁……谁来了?是梅……兰?

不一会儿,老妈和小姨一同进来。老妈俯下身去对老爸说,云飞,梅兰来了。我跟恬恬先回去,今天晚上就让她陪着你吧。你要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按铃叫护士啊,说着使劲捏了一下老爸的手。

我没有选择地跟着老妈

都市小说

江键宁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恬恬和方立民就要结婚了,可是就在刚刚发出请柬,恬恬忙于订购婚纱的时候,方立民提出推迟婚期,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眼看着婚期临近,六神无主的恬恬正愁无法向亲朋好友交待,恬恬的父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父亲是恬恬从小的偶像,父亲与母亲相敬如宾地恩爱。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一个惊天秘密被层层揭开……

走出病房,心里非常不悦。人家跟小姨只打了个招呼,话都没来得及说呢。我不是怪老妈专制,她平时很民主,可自从老爸生病就变得怪僻起来,为人做事都走极端。小姨在G城只待了两天,连着两个晚上都在医院陪床,白天才回酒店睡觉。她是第三天早上走的,走的时候也不让我们去送,就像来时一样匆忙。

小姨走了以后,老爸更加神志不清了。我和老妈继续轮番守夜,生怕他有个好歹。一天半夜,我趴在老爸身边迷迷

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听到了轻轻

的歌声。这是一首名叫《小路》的俄罗斯歌曲,我听过很多版本。老爸的声音我当然不会搞错。难道老爸的病好了?这么一想突然惊醒过来,睁眼一看,老爸果然已经坐了起来,正靠在枕头上轻轻哼歌呢。我大吃一惊,不由得使劲揉了揉眼睛。老爸见我表情惊愕马上做了个不要声张的手势,还狡黠地笑了一下。

天哪,老爸真的好了!这个念头立时传遍全身,我激动得心脏狂跳不止,急忙握住老爸的手说,爸,你醒了?觉得怎么样?

老爸朝我笑笑说他饿了,想吃东西。这一下我更激动了,急忙打开床头灯,可屋子里除了水果和营养品,并没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我手忙脚乱给家里打电话,把老爸想吃东西的消息告诉老妈。

老妈很快赶到医院,还特意带来她已经炖好的凉瓜排骨汤、小米粥和一些小菜。老爸胃口大开,第一次当我们的面饱餐了一顿,吃完又提出了洗澡和理发的要求。老妈稍微犹豫了一下,马上答应了老爸的请求,让我赶紧回家去拿理发工具。

往回骑的路上我越想越奇怪,老爸怎么会突然好了呢?又为什么要半夜洗澡理发?猛一下想到了回光返照,心里不禁一凉。而这一点,想必老妈就知道了。

老爸是在小姨离开后一星期去世的。他不是死于癌症,是并发症夺去了他最后的生命。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在医生宣布的那一刻,我还是一下就崩溃了。老爸才五十六岁呀,他怎么可以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撒手走了呢?